

蜃楼志

清·庾岭劳人著

## ●序

小说者何别乎大言？言之也，一言乎小，则凡天经地义，治国化民，与夫汉儒之羽翼经传、宋儒之正诚心意，概勿讲焉。一言乎说，则凡迂、固之瑰玮博丽，子云、相如之异曲同工，与夫艳富辨裁清婉之殊科，《宗经》、《原道》、《辩骚》之异制，概勿道焉。其事为家人父子、日用饮食、往来酬酢之细故，是以谓之小；其辞为一方一隅、男女琐碎之闲谈，是以谓之说。然则，最浅易最明白者，乃小说正宗也。世之小说家多矣，谈神仙者，荒渺无稽；谈鬼怪者，杳冥罔据；言兵者，动关国体；言情者，污秽闺房；言果报者，落于窠臼。枝生格外，多有意于刺讥；笔难转关，半乞灵于仙佛。大雅犹多隙漏，复何讥于自《邗》以下乎。劳人生长粤东，熟悉琐事，所撰《蜃楼志》一书，不过本地风光，绝非空中楼阁也。其书言情而不伤雅，言兵而不病民，不云果报而果报自彰，无甚结构而结构特妙，盖准乎天理国法人情以立言，不求异于人而自能拔戟别成一队者也。说虽小乎，即谓之大言炎炎也可。

## 罗浮居士漫题

●第一回 拥资财论生关部 通线索计释洋商

诗曰：

提襟露肘兴阑珊，百折江湖一野鹞。

傲骨尚能强健在，弱翎应是倦飞还。

春事暮，夕阳残，云心漠漠水心闲。

凭将落魄生花笔，触破人间名利关。

坐井不可观天，夏虫难与言冰，见未广者识不超也

。裸民消雾郗为太华，邻女憎西施之巧笑，愧于心者妒于面也。天下如此其大，古今如此其远，怪怪奇奇，何所不有。

况男女居室之私，一日一夜，盈亿盈兆，而托名道学者必痛诋之。宵小窃发之端，由汉迄宋，蜂生蚁附，而好为粉饰者必芟夷之。试思：采兰赠芍，具列《风》诗；辛螫飞虫，何伤圣治，奚必缄口不言，而自博君子之名，使后人无所征信乎！

广东洋行生理在太平门外，一切货物都是鬼子船载来，听凭行家报税，发卖三江两湖及各省客商，是粤中

绝大的生意。一人姓苏名万魁，号占村，口齿利便，人才出众，当了商总，竟成了绝顶的富翁。正妻毛氏无出，一子名芳字吉士，乳名笑官，年才十四，侧室花氏所生，次妾胡氏生女阿珠、阿美，还未字人。他有五十往外年纪，捐纳从五品职衔，家中花边番钱整屋堆砌，取用时都以箩装袋捆，只是为人乖巧，心计甚精，放债七折八扣，三分行息，都要田房货物抵押，五月为满，所以经纪内如兄若弟的固多，乡邻中咒天骂地者亦不少，此公趁着三十年好运，也绝不介意。

这日正在总行与事头公勾当，只见家人伍福拿着一张告示进来，仔细一看：

监督粤海关税赫为晓谕事：照得海关贸易，内商涌集，外舶纷来，原以上筹国课，下济民生也。詎有商人苏万魁等，蠹国肥家，瞒官舞弊。欺鬼子之言语不通，货物则混行评价；度内商之容居不久，买卖则任意刁难。而且纳税则以多报少，用银则纹贱番昂，一切羨余都归私橐，本关部访闻既确，尔诸商罪恶难逃。但不教而诛，恐伤好生之德，旬自新有路，庶开赎罪之端。尚各

心回，毋徒脐噬。特谕。

万魁心中一吓，暗地思量打点，不防赫公示谕后，即禀差郑忠、李信，将各洋商拘集班房，一连两日，并不发放。这洋商都是有体面人，向来见督抚司道，不过打千清安，垂手侍立，着紧处大人们还要留茶赏饭，府厅州县看花边钱面上，都十分礼貌，今日拘留班房，虽不同囚徒一般，却也与官犯无二。各人面面相觑，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内中一个盛伯时道：“大人票拘我等，料是凶多少。”一个李汉臣道：“告示本来利害，你我必须寻一个天大人情。”一个潘麻子道：“舍亲在抚台处办折奏，我们托他转求抚台关说如何？”众人都道：“极好。”只有苏万魁道：“这赫大人乍到此间，与抚台并无瓜葛，如何便可说情？据弟愚见，赫公并非不通关节者，但当直上黄金殿，不必作曲折耳。”众商道：“何以知之？”万魁道：“前日告示上有‘开赎罪之端’一句，这就要拿银子去赎罪的意思了。”众商道：“大哥明见！只是要打点他，怕不是数万金，还要寻一个着当人过手。”万魁道：“闻得关差此缺系谋干来的，数万金恐不足

以了事。”众人道：“我们横竖有公项银子，凭兄酌量就是。”且说这关差姓赫，名广大，号致甫，三十内外年纪，七尺上下身材，为人既爱银钱又贪酒色。夫人黄氏，工部侍郎名琮次女。侍妾十余辈。生女八人，还未有子，因慕粤东富艳，讨差监税，挈眷南来。这一日，拘集洋商想他打干。到第三日不见有人来说，唤总管包进才分付道：“我的意思你们懂么？”进才道：“小的怎不晓得，只是这些商人因向来关部骄养惯了，有些颡顽。小的们先透一个风，他们如不懂事，还要给他一个利害。”赫公点头道：“且去办着。”进才退出门房，叫他的小子杜宠分付：“你到班房说，晚堂要审洋商一案，看他们有何说话？”杜宠应声出去。

大堂上许多差役问道：“二爷，何事？”杜宠说：“不消你们伺候，咱自到一处去。”众差役暗暗诧异。

那些洋商正在班房纳闷，只见上边走下一个窄襟小袖、眉清目秀的小爷来，一齐迎上前，问道：“爷贵步到这里有何台谕？”那杜宠全然不理，单说：“大人分付，今晚带齐洋商听审，大班人役不要误了。”两边班房

齐声答应。杜宠慢慢转身，只见一个软翅巾的人上前挽手道：“二爷何不到外边少坐”那杜宠将他一瞧，说：“尊驾是谁？咱还要回大爷的话，好吃早膳，那有功夫闲坐。”这万魁听他的口风已知是跟门上的二爷了，即向身边解下洋表一看，说道：“听见大人里面已时早饭，此刻似乎尚早。”这杜宠见他拿着表，便道：“借我一看。”万魁双手递过，杜宠仔细把玩：

形如鹅卵，中分十二干支；外罩玻璃，配就四时节气。白玉边细巧镶成；黄金链玲珑穿就。果是西洋佳制，管教小伙垂涎。

原来京里人有个毛病：口气最大，眼光最小。杜宠一见此物，赞不绝口。万魁连忙道：“时刻尚准，二爷不嫌，即当奉送。”那杜宠七斜一双俏眼，带笑问道：“爷上姓？”万魁说：“贱姓苏。还没请教二爷高姓？”杜宠道：“咱姓杜。苏爷，咱们初交，怎么就好叨惠？”万魁道：“些微算什么！弟辈仰仗二爷之处甚多，且请外边一谈。”那杜宠方才同到福德祠一间空房坐下。万魁道：“前日大人莅任，一切俱照例遵办，未审缘何开

罪管押班房，望二爷示知，酬情决不敢草草！”杜宠道：“我也不甚晓得。

昨日大爷从上面下来，同几个爷们说，老爷出京用的银子太多了，现今那一家有人坐牢，须要设法张罗。看起来，无非要措办几两银子的意思。”万魁道：“洋行生意不比以前，敢烦二爷转达包大爷，我们凑足五万银子呈缴爷们；二爷的在外，何如？”说毕便打一恭。杜宠拉着手道：“苏爷，像你这样好人，再没有不替你商量的，只是此数怕不济事，咱且回了大爷再说。”拱一拱手别去。这万魁回班房对众人说：“看来此事不难了结，只是难为银子些。”众人道：“全亏大哥见景生情，兄弟叨庇不浅。只是要用几多银子，必须上紧取了银票来。”万魁道：“且等了回信再去取银票未迟，先叫叶兴在关部衙门前铺中借金花边五十元应用。”叶兴去了。

那杜宠跨进宅门，包进才正同一班人门房看牌。这小子打个照会，进才踱到三堂左厢站定，杜宠禀道：“小的到班房将大爷的话传出，这些商人着实害怕，一个姓苏的再四央及小的，情愿进奉花银；小的问他数目，

他说五万两，爷们的礼在外。”进才道：“叫他们不要做梦，这事办起来，一个个要问杖徒。五万银子？好不见世面！不要睬他。”说毕径走上去。杜宠忙到班房，低声告诉万魁道：“这事没有影响哩！大爷说，你们问罪都在杖徒以上，这五万银子送爷们还不够，怎么说呈缴大人？咱如今只好告别了。”那万魁连忙袖了金花边三十元，递与杜宠道：“小意思儿，给二爷买果子吃，千万周全为妙！”杜宠道：“咱效力不周，如何当得厚赐。”万魁道：“事后还要补情。”这杜宠袖着辞去，一路走着，想道：“怪不得人家要跟关差！我不意中发个小财，只是要替他出点力才好。”一头想，走入门房。进才坐在一张躺椅上，杜宠打一千，道：“敢求大爷，这些商人叫他添些银子，千万替他挽回了罢。”进才睁着眼道：“老爷着实生气，还不快去打听。”这杜宠悄悄的走上三堂左厢，转至西书厅，只见跟班们坐的、立的，都在门外伺候。这杜宠笑嘻嘻的问道：“老爷可在书房么？”原来杜宠是十七八岁的小子，十分乖巧，是进才的弄童，除进才外毫不与人沾染，这些人都叫他“杜一鸟”。这

日上来打听，一个卜良走来搂住说道：“一鸟官，老爷正在这里唤你。”杜宠道：“老爷从不唤我的。”卜良道：“任鼎在书房中干事，嫌他这半日吸不出精，教你去补数。”杜宠笑道：“好爷，不要耍，停一会书房无事了，给我一个信，好叫大爷禀话。”卜良还要燥脾，众人道：“不要混他，老包要作酸的。”这杜宠一溜烟走了。

却说老赫这日午后在小妾品娃房内吃烧酒、尝鲜荔枝。吃得高兴，狂荡了一会，踱至西书厅，任鼎走上递茶，老赫见这孩子是杭州人，年方十四，生得很标致，叫他把门掩了，登榻捶腿，这孩子捏着美人拳，蹲在榻上一轻一重的捶，老赫酒兴正浓，厥物陡起，叫他把衣服脱下。这任鼎明晓得要此道了，心上却很巴结，掩着口笑道：“小的不敢。”老赫道：“使得。”将他纱裤扯下，叫他掉转身子。这任鼎咬紧牙关，任其舞弄。弄毕下榻，一声“啊呀！”几乎跌倒，哀告道：“里面已经裂开，疼得要死。”老赫笑道：“不妨，一会就好了。”任鼎扶着桌子站了一站，方去开门拿洋攒镀金铜盆。走下廊檐，众人都对他扮鬼脸。

这孩子满面红晕，一摆两摆的走出，叫茶房拿了热水自己送上，拦干外取进洋布手巾。老赫净了手，坐在躺椅上。这卜良招呼进才回话。老赫问所办若何，进才禀道：“这商人们很不懂事，拿着五万银子要求开释。小的想，京里来的人，须给他三十几万两饥荒才打得开；这商人们银子横竖是哄骗洋鬼子的，就多使唤他几两也不为过，总要给他一个利害方好办事。”老赫道：“很是。晚上我审问他们。”进才声喏而出。

先前，杜宠在窗外窃听十分明白，即忙取出随身纸笔，暗写一信，叫人送出。一会儿，进才到了门房，杜宠替他卸下衣服坐定，唤值日头役分付：“大人今晚审问商人。”这头役传话出去。万魁等已先接了杜宠的字，大家全无主意，说道：“公项中银子不过十余万，依着里边的意思，还差两三倍，如何设措方好？”只见郑忠、李信二人来，道：“今日晚堂要审。”万魁道：“只怕我们还要吃亏，全仗二位同朋友们左右照应！”郑忠说：“有我们兄弟在此，但请放心。”万料叹口气道：“向来各位大人如何看待商人，今日出尽丑了！”李信道：“

看来要多跪一刻，断没有难为的事。”正说间，只听得吹打热闹，许多人拥进来，慌得众商人顶冠束带，跟到穿堂伺候。这关部怎生排场：

旗竿两处，“粤海关”三字漾入青云；画戟中间，石狮子一双碾成白玉。栅栏上挂着“禁止喧哗、锁拿闲人”之牌；头门口张着“严拿漏税、追比饷余”之示。大堂高耸，四边飞阁流霞；暖阁深沉，一幅红罗结彩。扑通通放了三声大炮；乌森森坐出一位关差。

吆喝一巡，赫公早已升座，分付将洋商带上。只见一个号房拿着衔帖禀道：“广粮厅申大老爷拜会。轿子已进辕门了。”这赫公将衔帖一看，道：“原来师傅来了。”即叫带过一边，快开中门迎接。这赫公慢慢踱下暖阁，申公已从仪门下轿进来了。赫公站在滴水檐下，申公趋步上前打恭，赫公揖道：“又劳师傅贵步。”申公道：“前日早该拜贺，勿怪来迟。”赫公道：“学生还没有登堂。”二人一头说，走进西书房去了。约有一个时辰方才送出，赫公又面约：“明日候教。”申公应许，就在大堂滴水檐前上轿而去。

看官听说：这赫公是个世袭勋衔。现任监督广粮厅，虽与关差不相统属，究竟官职稍悬；况赫公大刺刺的性子，督抚三司都不放在眼里，今日见了申公，如何这般歉抑？原来这申公讳晋，号象轩，江南松江人氏。当年在京师教读，赫公从学三年。后来申公中了进士，选入翰林，赫公袭职锦衣卫，待师傅最为有礼。这申公与宰执大臣不合，京察年分，票旨外用，改铨了广西思恩府烟瘴苦缺，推升陝汝兵备道。后因公错，部议降调，应得同知，却又是这个宰执告诉部中，凡是府佐俱可补用，于是径补通判。今日晋谒海关，也算天末故人，忽焉聚首。

赫公送客后回至二堂，叫带商人上来。两边吆喝一声，按次点名，一齐跪下。向来洋商见关部，一跪三叩首，起来侍立。此刻要算访犯，只磕了三个头，跪着不敢起立。

赫公问道：“你们共是几人办事？”万魁禀道：“商人们共十三家办理，总局是商人苏某。”赫公说：“我访得你们上漏国课，下害商民，难道是假的么！”万魁禀

道：“外洋货物都遵例报明上税，定价发卖，商人们再不敢有一点私弊。”赫公冷笑道：“很晓得你有百万家财，不是愚弄洋船、欺骗商贾、走漏国税，是那里来的？”万魁道：“商人办理洋货一十七年，都有出入印簿可查，商人也并无百万家资，求大人恩鉴。”赫公把虎威一拍，道：“好一个利口的东西！本关部访闻已实，你还要强辩么？掌嘴！”两边答应一声，有四五个人走来动手。万魁发了急，喊道：“商人是个职员，求大人恩典。”赫公喝道：“我那管你职圆职扁！着实打！”两边一五一十孝敬了二十下。众商都替他告饶。赫公道：“我先打他一个总理，你们也太不懂事，我都要重办的！”分付行牌，将一伙商人发下南海县，从重详办。又骂郑忠、李信道：“这些访犯理该锁押，你两个奴才得贿舞弊，如何使得！”三枝签丢下，每人赏了头号十五板，另换茹虎、毕加二人管押，即便退堂。

众人走出宅门，仍旧到了班房，各家子侄都来问候，万魁含羞不语。这茹、毕二人拿着几根链条走来，说道：“众位大爷，不是我们糟蹋你，大人钧语是大家听

见的，只好得罪，将来到府赔不是罢。”众商个个惶恐。早有书房宋仁远、号房吕得心走来说道：“大人这样分付，也是瞒上不瞒下的，你们何苦如此。”茹虎道：“郑、李二位是个样子，倘若上面得知，难道我两个不怕头号板子的？”宋、吕二人说好说歹，送他三百两银子才担当出去。万魁道：“我们的事怎生害郑、李二公受屈，也叫人送二百两银子去暖臀。”众商道：“只是我们还要商量，难道由他发下南海县去不成？”万魁道：“他如此妆做，不过多要银子，但为数太多。”众商道：“如今我们众人连局中公费，共凑二十万，大哥再凑些，此事可以停妥么？”万魁道：“我横竖破家，事平之后，这行业再不干了。诸公但凑二十万，其余是我添补。只是里面没人出来，宋兄可有计策？”宋仁远道：“里面的事都是包大爷作主，教小弟通个信，理当效劳；只是许他多少？”万魁道：“料来少也无益，如今众人打算三十万之数，门礼另送，吾兄谢仪在外。”宋仁远道：“谢仪不要说。”连忙起身进去不题。

却说万魁之子笑官，生得玉润珠圆，温柔性格。十

三岁上由商籍夤缘入泮，恐怕岁考出丑，拜从名师，在布政司后街温盐商家，与申广粮少君荫之、河泊所乌必元子岱云、温商儿子春才一同肄业。这一日，万魁在班房叫笑官到身旁，说道：“我虽吃亏，谅亦无甚大事，你只管回去读书。”这笑官附耳说道：“停一会宋老官出来，不论多少都应许他，但愿无事便好。”万魁点头。这洋商们也有问他近读何书的。也有问他可曾扳亲的。此时已有掌灯时候，万魁道：“你回书房去吧，恐怕关城。”笑官道：“城门由他，就陪父亲一夜也好。”正说间，宋仁远走来，众人问道：“所事如何？”仁远道：“弟方才进去，一一告诉包大爷，他说：‘老实告诉你，里边五十万，我们十万，少一厘不妥，叫他们到南海县监里商量去！’看他这等决裂，实是无法。”一番话说得众人瞪眼。这笑官插嘴道：“父亲许了他，五十万待孩儿去设法，性命要紧。”万魁喝道：“胡说！难道发到南海就杀了不成！”笑官不敢言语，宋仁远也就去了。

众商道：“苏大哥，事到如今，我们只得听天由命了。”只见杜宠已到，扯着万魁道：“我们借一步说话。”